

都市少年

DU SHI SHAO NIAN

YUE LIANG CHUAN

月亮船

金叶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题 记

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诗意和美丽是随处都有的，只看你能不能发现。你很偶然地闯进一个你久违了的画一样的景色里，你也许会有一点感悟。当然，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正在寻找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得到。

童心和爱心，是不应该失去的，无论你长到什么样的年龄。

文明的发展使得新一代的孩子自觉地对生命有着高质量的追求，这追求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他们想的不仅仅是活着而是好好地活着有希望地活着有质量地活着。成长中的孩子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家是什么样的，对于他们至关重要。可是，能不能有家，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家，不是孩子能说了算的。对于孩子，幸福和不幸是不能选择的，认为自己幸福和认为自己不幸的孩子是不同的。

这一部书写给少年，也写给他们的家长。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孩子们:

李大力	男	十五岁	
王 妮	女	十三岁	李大力的妹妹
严小刚	男	十三岁	李大力的弟弟
钟文文	女	十五岁	
刘 商	男	十三岁	严小刚的同学

大人们:

严 厉	李大力的妈妈	
严 言	王妮的妈妈	严厉的妹妹
严 明	严小刚的爸爸	严厉的弟弟
李荣欣	严小刚的妈妈	
钟尚文	钟文文的爸爸	
吴文丽	钟文文的妈妈	
刘子明	刘商的爸爸	



阳光刺眼。

李大力在刺眼的阳光中眯着眼睛走路。

阳光怎么会这样刺眼？李大力停下脚步，这个15岁多一点的长得挺粗壮的少年抬头去看太阳。太阳并不怎么明亮。这个城市的上空总像烟雾蒙蒙的，太阳总像被什么半遮半盖着，连天也不是真正的蓝，所以阳光不应该这么刺眼。李大力向远处看，他明白了，不是阳光刺眼，是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的光刺眼。他就眯着眼睛看雪。

他这才想到，他是在雪中走着，可是他奇怪，他竟会对眼前的雪没有多少感觉。

这是前几天下的雪，是这个城市入冬以来下的第一场比较大的雪。下雪的时候，他的心情好极了——总算有一个干净的白色的天地了。可是现在，他眯着眼睛看雪时，他的心情不好——雪已经不是白色了。



只几天，雪就变了颜色，灰色的，黄色的，说不清楚的让他闹心的颜色。就是这样的颜色，却也会让他感到刺眼。

今天，本来他是把自己关在他的小屋子里的，可是，他却看不下去书，也想不了事儿，他特别闹心。今天是寒假的第一天，寒假的第一天就这样闹心，就这样什么也干不下去，这个寒假可怎么过下去呀！他就走出了家门。随便地在街上走。开始他是没有目的地走，后来，他就想走到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一个能看见地平线的地方。

但是，到处都是高高矮矮的楼房，路纵横交错的，却不知道哪一条路能把他带到他想去的地方。在他的眼中，这里的路全无个性，走过的和没走过的全都一样，没法记得清刚走过的是哪一条。来到这个城市两个月了，他只记住了从家到学校的路。可是现在，他找不到空旷一点的能看见地平线的地方，也找不到他认识的那条路。他看到的是匆忙的人流和车流，还有那些说不清颜色的雪。“这鬼地方！”他在想他应该怎么办，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天很冷，但他却出了一身的汗。

他迷路了。

迷路了，这很惨，他还不想问路，这么大的人了，迷路是很可耻的。他想，随便走走就有可能找到他的学校或是他熟悉一点的地方。走了很久，他终于失望了。他想要问路，可是他却又不知道自己的家住的是什么路什么街。想了又想，他觉得应该找他的学校。问了几个人，却都摇着头说不知道！



这鬼地方可是怪了，这个城市没那么大吧？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我的学校？

李大力穿着一身藏蓝色镶着红白色块的很漂亮的羽绒服，这是入冬时妈妈严厉给他买的，妈妈说很贵的。脚上的鞋也很贵，是一双软牛皮的很暖和很舒服很新潮的棉皮鞋，是爸爸托人带回来的。李大力不习惯穿这么漂亮这么贵的衣服和鞋子，但妈妈说，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了，必须穿得好一点，不然会被人看不起。

妈妈让穿什么，李大力就会穿什么，看得起还是看不起不是李大力能决定的。李大力决定不了自己的事情。

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说，把大力送奶奶家去吧，他就到了奶奶家。一去就是十几年。两个月前，妈妈说，大力你快考高中了，你得回我这儿来了，他就到妈妈这儿了。这对妈妈来说好像挺容易，就是身边有个孩子还是没有个孩子的问题，可是对于大力却截然不同。奶奶家是农村，妈妈家是城市。这两个地方太不相同。在奶奶那里，除了奶奶之外，所有的人都把他当成客人，是外人，是城里人。来到妈妈这儿，他却自己把自己当成外人，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妈妈。他找不到家的感觉。在学校，他很少和别人说话，他不知道应该和人家说什么。在家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他的小屋子里看书，想事儿，走出他的屋子，他就不知道该站哪儿坐哪儿该干什么。他内心的感觉，没有谁可说。



他想他这十几年的生活，他记住的事情，似乎都不应该是属于他的。眼前的事和遥远的事都不属于他。

两个月前的那天，妈妈和他说了很多的话，讲了她这些年的经历，讲了她这些年是多么不容易。妈妈很动感情，流了泪。可李大力却没落一滴泪。他很奇怪自己，也不是恨，也不是爱，说不清是怎么，就是没感觉。他的爸爸李国华是村里惟一的一个大学生，是70年代时村里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学任教。在李大力出生不久，李国华有了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严厉自己带着孩子边工作边学习，后来她可以去陪读了，就把李大力送到奶奶家。几年后，妈妈回来了，爸爸却没有回来。妈妈说她几次下决心要把大力接到她身边，却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耽搁了。这些年，她读了研究生，调动了好几次工作，吃了很多苦，忍受着一般的女人不能忍受的寂寞，一个人挣扎着奋斗着，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总算熬了过来。她希望大力能够理解妈妈，现在，妈妈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能有太多的精力照顾他，好在他已经长大了，自己能照顾自己。她要大力努力学习，争取考上重点高中，将来如果愿意，可以到他爸爸那儿去，不管怎么样，妈妈是会对他负责的。但是李大力仍然没明白妈妈和爸爸是怎么回事。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分开这么久，是离婚了吗？没人告诉李大力，好像这事和他丝毫没有关系。

去奶奶家的那时候他还太小还没有记忆。他记忆中的第一个情景是在一个很冷的雪天里他扯着奶奶的衣襟在乡村的



小路上走。后来他记得大人们说的最多的话是“养大了儿子还得给儿子养儿子，哪辈子欠他的呢”。他还记住了这些人说这话时的目光，在他的脸上扫来扫去的让他很不舒服。对于那些和他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他从内心感到他是在拒绝着答案，他想知道，又不想知道。

在妈妈和他讲话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听着，目光望着妈妈头顶高一些的地方，那是一处空白的墙。

他的眉毛很黑，眼睛很亮。在他凝神想着什么的时候，他把那双看上去很亮的眼睛眯起来，两条眉毛微微地立起，眉头聚到一块儿。看到他这个样子的人差不多都会一愣。因为，孩子很少有这样的神情。

现在，15岁的少年李大力站在一个路口，眯着眼睛茫然地张望着。他在想是不是应该去找警察。

这时候，他看见一个小楼的门口挂着几块牌子，有一块上写着“教育导报”几个字，觉得很熟悉，他仔细搜寻着关于这个城市的短暂的记忆，想起来这是姨妈严言的工作单位。那次见到姨妈，她第一句话是：“哎呀，行了，男子汉了！”然后她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李大力，说：“来，正式介绍一下，教育导报的记者，你的姨妈，严言。”还和李大力握握手。妈妈严厉在一旁看着发笑，说：“哟，还发张名片？”李大力一下子就觉得姨妈挺特别，记住了她。那么，就去找姨妈吧。

走进大门，从收发室的小窗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哎，



你找谁呀？”李大力迟疑了一下，说：“找严言。”“啊，你等着。”那个人拿起电话，“严言啊，楼下有个男孩儿找你。”放下电话，又对李大力说：“等一会儿。”李大力很烦，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还戒备森严的，还男孩儿，看花眼了吧？“哎，你找严言什么事啊？”李大力看看小窗里的那个男人的脸，是个老头儿。多管闲事，你是谁呀？李大力把脸扭到一边去，不看他。“你不说呀，你不说我可就不让你找她了！”这显然是个多事的老头儿，不厌其烦地说着。“是受家长虐待了，还是老师作业留得太多了，啊？要不就是假期学校又办了补习班，必须参加？要不就是有什么心事不能和别人说的，要和严言谈谈？”

这时，严言从楼上下来了。“大力？怎么是你？”严言很意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她有些惊慌地盯着李大力。

“啊，没事，我就是随便走走，看见了外边的牌子，就进来了。”李大力做出轻松的样子。严言松了口气。“哎呀，我还以为是家里出了事让你来找我。”她对收发室里的人说：“是我姐姐的孩子，李大力。”那老头儿笑笑，说：“啊，我还以为又是你的一个少年朋友哪。”严言看看李大力，说：“也是。”

严言带李大力去了她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大屋子，有十几张桌子和一些椅子，每张桌子上都堆着很多纸，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电话声此起彼伏，挺嘈杂，挺乱。严言的办公桌旁正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严言向他们介绍李大



力：“我姐姐的孩子。”“噢，就是那个……”“对对！”严言点点头，又向李大力介绍这两个人。“大力，这是钟老师。”那男人点点头，向李大力笑笑。“这是吴老师。”那女人也点点头，对李大力说：“你好！”李大力也向他们点着头。严言安排李大力坐在墙边上的一把椅子上，递给他一张报纸，说：“大力，我们正在商量事，一会儿就完，你先看看报。”

三个人凑在一起说着什么。李大力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就是那个……”什么意思？

终于，他们说完了，钟老师和吴老师向李大力打了招呼，走了。

严言坐在了李大力的对面，看着他，问：“大力，告诉我，怎么了？”

李大力一下觉得有点紧张，掩饰着自己，说：“没怎么。”

“没怎么？不会吧？放寒假的第一天，就随便地走到我这儿来了？你要知道，我这儿离你家可是好远的路啊！”

李大力知道自己骗不了姨妈，再说也真没必要骗她，她要是说“我还有事，你自己回家吧。”不就糟了嘛？他只好说：“本来是随便走走的，可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低着头说这句话。这句话一说出口，他就觉得特别伤感。找不到了，真的找不到了，就是找到了，那也不是回家的路。他，李大力，没有回家的路可找。

他很想哭。但他得忍着。

严言站起来，拍拍李大力的头。“知道了。”



李大力抬起头，看着严言，说：“我特别想回奶奶家。”李大力很奇怪，他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知道，我知道。”严言看着李大力，认真地说：“但是大力，你必须懂得，你不可能永远呆在奶奶那儿。你必须离开你熟悉的地方，来到你不熟悉的地方，并且让自己尽快地熟悉这里，习惯这里，这就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人总会有很困难的时候，坚强起来，困难就会很快过去，软弱，回避，甚至退缩，困难就总也过不去。人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就是这个城市，你也不一定就总呆在这里呀，将来，你说说不定会去哪儿。人，应该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是不是？不应该总是回过头看过去，应该睁大了眼睛盯着未来。”

一个人走过来，对严言说：“严言，咱们该走了吧。”严言答应着：“好，稍等一会儿。”她对李大力说：“大力，我有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出去。这样，我让王妮来接你，送你回家也行，去我家也行，或者让她陪你随便走走，你们商量，好吧？”李大力点点头，严言去打电话。李大力听她说，“钟文文也在？好，一块来吧。”

严言把李大力送到收发室里，对那老人说：“大爷，把这个男子汉先交给您，一会儿王妮来接他。”“行，放心！”老人答应着。严言告诉李大力：“这是你李爷爷。”老人笑着：“是一家子！”

严言走了，李大力立刻抓起一张报纸看着，他恐怕这个



李爷爷再问这问那的。李爷爷还算知趣，什么也没问，还拎着水壶出去了。

李大力松了一口气，向窗外看着，他盼着王妮快点来。他见过王妮几次，样子很机灵，挺能疯的，说话声音尖尖的像小鸟在叫，人不大却总爱摆出一副大人的样子，好像她什么都懂。

李爷爷回来了，除了水壶之外，手里还拎着一个小包。他把小包打开，放在李大力的面前，说：“吃吧，甜的。”是一包枣。“吃吧，我那外孙子，也爱吃这个。”李大力抬起头看着李爷爷，李爷爷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就在这时，两个女孩子冲了进来。站在地中央，一边喘着气，一边叫着：“累死了！累死了！跑着来的！”其中一个看见了枣。“呀，枣！”抓过来就吃。另一个捅捅她，吃枣的那个有点不好意思了，冲着李爷爷笑：“李爷爷你可真好，知道我要来，还给我准备了枣！”李爷爷不给她面子，说：“哪是给你的，是给你哥的！”“呀，不好意思！”女孩儿转向李大力，笑嘻嘻地说：“哥，我吃点行不？”这女孩就是王妮。还没等李大力回答，她就又改了口：“哎，李大力，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朋友，钟文文。”随即，就拿起了那包枣，说：“走吧。”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冲着李爷爷晃晃手里的枣，说了声“再见”，就跑了出去。

李大力只好站起来，对李爷爷道声“再见”，走了出去。“有空来呀！”李爷爷冲李大力摆着手。



“哎，李爷爷，小刚哪？”王妮忽然想起什么，又跑回去问李爷爷。“谁知道，大概是在家呢，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李爷爷答。王妮冲李爷爷摆摆手，说：“有空我去找他玩！”

“走啊！”王妮说。

“去哪儿呢？”钟文文问，她看看李大力，又看看王妮。钟文文是个高个子的女孩，很秀气，眼睛很大很黑，说话的声音和王妮不一样，很沉稳。“去我家？”王妮说。钟文文想了想，说：“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你们肯定喜欢。”“哪儿啊？要是不喜欢呢？”王妮问。钟文文说：“不喜欢你就罚我。”王妮尖叫着：“好啊，说话算数！”

三个人在雪地上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地走。

和两个女孩子一起在街上这样走，李大力有点别扭，他是想快点回家，可他又身不由己，谁叫自己不认路了？他一边走一边四处看着，想着要是能走到他熟悉的地方，他就不跟这两个女孩子走了，就自己回家。

王妮见李大力闷闷的样子，就凑到他跟前，没话找话。“哥，考试成绩不错吧？”李大力摇摇头。怎么能不错呢，一切都不适应，包括学习。王妮又说：“明天，咱们找小刚一块玩，好不好？”

李大力想起刚才王妮和李爷爷说起小刚，就问：“你刚才和李爷爷说的是哪个小刚啊？”

“就是严小刚啊，你不知道啊？李爷爷是严小刚的姥爷，



就是严小刚的妈妈李荣欣的爸爸。懂了吧？哎，严言没给你介绍啊？”

李大力有点哭笑不得，李爷爷是小刚的姥爷，这是他不不知道的，可告诉他就得了，还弄出个“懂了吧”，受不了！还“严言没给你介绍啊”，真是要命！

“那严小刚又是谁呀？”钟文文问。

“严小刚是谁呢？严小刚就是李荣欣的儿子，李爷爷的外孙子！”得，等于没说。王妮故意停下，看着钟文文，让她着急。可钟文文知道王妮是在卖关子，就不吭声，等着她自己往下说。王妮笑笑，又说：“懂了吧？”

钟文文揉了揉王妮一下，说：“你烦人！”

王妮说：“至于说到严小刚和我和我哥李大力的关系呢，是这样，严小刚的父亲严明是我妈妈严言和李大力的妈妈严厉的弟弟，就是说，严小刚也是我王妮和我哥李大力的弟弟，我们三个是兄弟、姐弟、兄妹的关系。懂了吧？”

钟文文很大度地点点头，说：“懂了。”

王妮说：“我们三个是一家人，却姓着三个不同的姓。唉，所以这关系就显得太复杂。以后就好了，等我们这群独生子女长大了，就简单了，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全没有！”

沉默了，王妮不说话，别人也就不说话。

走了一会儿，钟文文说：“可是我们有朋友啊，比如，你和我。”

王妮笑笑：“是啊，没什么不好。”想了想，她又说：“到



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管那些呢！”她看看李大力，说：“是不是，哥？”

李大力不吭声。钟文文说：“哎，哥哥的，叫得挺像回事儿的嘛。”王妮一挺脖子，说：“有哥嘛，不叫白不叫！”

“这儿啊？这儿有什么好？”

似乎是走了很长的时间，可他们说说笑笑的并不觉得路远，也不觉得累，当钟文文指着这一处比较开阔的空地说“到了”时，王妮失望了。

钟文文有些紧张，看看李大力，又看看这个地方，她希望李大力能说这里还算好。

这一处的雪比别处要白一些。在楼房与楼房之间，这块低洼的空地似乎是被暂时遗忘了，没有车流，没有人流，安静，空旷。一段不很长的陡坡上有一条光滑的雪道，是孩子们玩雪橇打“出溜滑”留下的痕迹。看得出，那坡底曾经是一条很小的河沟，现在不可能了，因为水已经没有了通道。如果是夏天，这里可能会是水洼，周围会长些绿色的小草和黄色、紫色的小花，可能还会有些蝴蝶、蜻蜓、蚂蚱之类的生灵聚在这里。

这里还真可以，当然需要一点想象。李大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的心踏实了一些，他明白他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能是这个样子，就很不错了。他知道钟文文在等着他回答，他就向她点了点头，想了想觉得还缺点什么，就



对王妮说：“我看这儿很好。”

“是吗？”王妮笑了笑，说：“行，你说好就算！”又对钟文文说：“那就不罚了吧！”她坐在雪地上，像个指挥官似的一挥手，果断地说：“好了，我们就在这儿呆会儿！走累了，都坐下吧！”

另外两个人并没听她的指挥。李大力仍然站着，四处看着。钟文文则跑到那个光滑的雪道前，对王妮和李大力挥挥手，叫着：“哎，来呀！”话音刚落，她就一前一后地叉开双腿，快速地滑了下去。王妮吓得尖叫一声，等她叫完，钟文文已经稳稳地站在坡底了。

“来呀！”钟文文叫着王妮。

“啊！我可不敢！”

“来吧，我保护你！你蹲着，要不你坐着，来吧，可好玩了！”

“不不！能吓死我！”

李大力觉得好笑，他看见的王妮总是咋咋呼呼地什么都不在乎挺胆大的样子，可现在却是这副样子，而钟文文挺文静的不怎么吭声，没想到胆子却挺大，像个男孩子。他向那条雪道走去。站在雪道边上，他看了看下面的钟文文，想说什么，却不知该说什么，就笑了笑，意思是准备滑了。两个女孩子都看着他，他相信他能滑得很好。他又开双腿，稳稳地下滑，滑到中间还来了个很漂亮的下蹲，然后又站直，冲到底。 “好！”两个女孩子叫着。



没想到正在叫好的钟文文为了躲闪李大力被绊了一下，仰面摔倒在雪地上。李大力心一慌，还没太站稳的身体向旁一挪，也摔倒了。王妮一下子就蹦了起来，站在坡顶上冲着下面的两个人尖声笑着，一边笑一边问：“怎么样？怎么样？疼死了吧？”钟文文和李大力相互看看，也笑了起来。钟文文说：“王妮，你下来吧，和我们一块摔一次，一点都不疼！”王妮说：“不！就不！你们休想！你们休想看我的洋相！”李大力和钟文文爬了起来，向坡上走，王妮吓得急忙躲开。李大力又滑了下去，然后闪身站在一边，看着钟文文，钟文文也滑了下去，还学着李大力样子来了个下蹲。“不错！”“小妹妹，我们没摔！”钟文文对王妮说。“再来一次就得摔！”王妮说。可是他们反复滑了好几次，一次没再摔，并且一次比一次滑得漂亮。

王妮坐在雪地上，看着他们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了。她讽刺钟文文：“钟文文，你什么时候偷着练了这么一手？啊？你是不是常来这儿练啊？跟谁来的呀？男的女的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呀？”

钟文文看王妮那酸样，觉得好笑，有心想要气气她，却又不忍，就走到王妮的身边，说：“告诉你吧，我是常来这儿，要不，怎么就把你们领这儿来了？我对这儿太熟悉了，春夏秋冬，这里是不同的景色，都很好的。前几年，这儿是好大一块空地，现在，都被开发了，就剩下这么一小块儿。这么一小块儿，就显得很宝贵了，是不是？”